

JIESHOU

解

手

中国作家以《山海经》为解说
对象之最新尝试复原远古时期南
方部落生活真实图景挑战大中原
主义文化史观倾力之作

阿蛮 ● 著

一部惊世骇俗的古代巴人
探秘小说
一曲荡气回肠的南方源头
文化之歌

重庆出版社

解手

阿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手/阿蛮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ISBN 7-5366-7365-5

I.解... II.阿...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829 号

解 手

阿 蛮 著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80 千 插页 4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66-7365-5/I·1375

定价:19.00 元



阿查，重庆籍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散文集、长篇小说、长篇散文等多部。其长篇小说《依仁巷》于2002年出版后受到重庆和北京评论界的关注，于2004年获得第二届重庆市文学艺术奖并参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近年出版的长篇散文《宁厂》、《三峡古镇——浪漫时代与传奇时代》探讨了《山海经》、《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等记载的古代神话传说，与三峡地区中国南方文明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对现代民俗生活的影响，被认为具有中国三峡文化“寻根”的意义。《解手》是其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以古代巴人和现代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生活为背景。因在题材和文本创新上的探索，初稿完成后曾在重庆文学评论界引起截然不同的评价和争论，主要内容曾由《红岩》文学杂志先期发表。

解手

神的启示与手的解放

——代为《解手》序

老 谭

约当两年前，我曾以《两个崽儿一种神示》为题，代阿蛮替他的长篇小说新作《解手》写过一篇序。当时距我初读《解手》的文稿已经过去两年了。然而，初读的快慰依然保存着，我确信其文本价值超过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依仁巷》。置诸当下所看到的，数量不少佳构不多的长篇小说序列，算得上颇为别致。原本以为很快便要付梓面世的，未曾想，阿蛮却对自己的作品再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与两年前的作品相比较，而今的文本又经历了深度打磨，那一篇序已不适用，只好重新另写。

名副其实，确是重新。既有重，也有新。无论重与新，全都对应《解手》而今的文本。

正如阿蛮本人写的后记所说，他的这部长篇小说，“是对一个神话的现代解读”。那个神话出自《山海经》里的《海内经》，原文只有5句话，27个字，即“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阿蛮从中撷取最后两



句话的12个字，纵驰想像，铺彩骋文，对于4 000多年以前那段弥漫着神话传说色彩和原始巫风习俗的巴人民族起源历史，作出了他个人的，但又不止属于他个人的现代审美观照和学理寻根。那个巴人的先祖英雄后照，被他赋予巴蜀民间十分普泛，十分亲和的“崽儿”称谓，与其祖母、舅舅和妻子渔姑一起，演绎出了一系列的古籍缺失载记、今人难觅踪影的巴人先民兴族故事。作为整部小说的主页部分，较之两年前的文稿，人物还是那些人物，情节还是那些情节，却都修润得更加鲜活生动，更加婀娜多姿，因而更好读也更耐读了。

与主页部分交叉对应，从页部分跨越时空，穿透到了4 000多年以后的近现代的巫巴山区。这一部分改动较大。原先的交叉对应，主对应人本是一个也叫“崽儿”的现代都市男孩；在这个现代“崽儿”周围，也有一个今之智者外公与古之智者祖母，以及一个今之舅舅与古之舅舅，一个今之渔姑与古之渔姑构成历史对应。那样结构的好处是，同名而异实，对“解手”的现代解读于比照中更具隐喻性和象征性。难处则在于，现代“解手”能写到什么程度，作者的把握还不易周全，因而存在着把“手”解得不够的尴尬。如今从页部分的中心人物改换成了外公，现代“崽儿”退居到见证人和叙述人的地位，对应性、隐喻性和象征性冲淡一些了，而主题开掘的“手”却因之而解得更开。正是由于这个“手”能够解得开，外公一生从童年、青年到中年、老年的人生轨迹和经历遭际，比原先那个现代“崽儿”更具文化拷问价值，叙述的张力也比原先那个文本增强了许多，因而就更好读，也更耐读。

《解手》的主页和从页一古一今，分开来读无一不是连贯而



且完整的小说建构，交叉结构则增大了思想的包容量和表现力。古与今的人和事质虽异，其形却有一些相似性，暗合的偶然往往深寓着巧似的必然。上古“崽儿”生活在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前阶级社会时期，只要意识到了图腾崇拜的传统枷锁必须打破，而他又是部落首领，且还得到智者型的祖母支持，被“捆”过的“手”自然较容易“解”开。现代“崽儿”尽管也有一位智者型的外公，但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身份不同了，对其外公所传承的“解手”诉求就有一个艰难曲折的认知过程，而且认知了也不一定就能够如愿以偿。但即便如此，认知毕竟总是通向“解手”的起点。认知的前提或者基础，古往今来都在于觉悟。哪怕那是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人的觉悟。

在这部小说里，阿蛮着眼于解读神话，故意营构出了“神示”的意象加以烘托。其实神的启示就是人的觉悟，有了人的觉悟才有“手”的解放。如果改用历史学或社会学的论文来表述阐释这一主题思想，或许只需几千字就一清二楚了，或许耗费上百万字依旧难免于云遮雾罩。但阿蛮是写小说，他靠的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以及情不自禁所揉入的议论。

毫无疑问，对于多数阅读者来说，读小说比读论文更为惬意。而小说家与小说家比较起来，叙述方式和叙述习惯又未必尽同。阿蛮这个小说家，惯用的叙述语言是淡静的，是舒徐的，同时又是时见幽默和诡谲的。他用这样的语调描摹人物，铺陈故事，常常能够做到若断若续，亦弛亦张。在《解手》里，主页面部分的八章之间，以及多章之内，都浸润着这一追求。总体叙述的构架安排，也呈现出力求突破的文本创新意识。这种刻意求新，在他引起广泛关注的长篇小说《依仁巷》里已见端倪。而这一部

《解手》又是一个样式。除了明显的主页、从页古今故事交叉对应，他还插入了一些叙述者的语言，仿佛一个考古学家，一个语言学家——起码也是考古爱好者和语言治学者——那样言必有据，从“我”的视角展开一些机灵的述说。谁若不喜欢，尽可以跳开，不读这些文字，也无损小说阅读。但如果悉心读了，就会觉察到这些文字并非闲笔，而是与主题、情节相依相成，并形成了一种以轻托重，顺水放舟的叙述氛围。

对于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来说，《解手》的出现，或许还有点超出就小说谈小说的探索价值。很多学者都曾提到，当下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整体态势，可谓数量不少而佳构不多。考察其原因，除了过分地强调题材选择之外，当与小说创作观念太多拘束密切相关。而当今时代的小说，从世界范围看早已不是某一种或数种“经典”范式，某一种或数种叙事境界所可牢笼。依据已然存在的真人真事，经由集中、概括、提炼而真实再现，固为途径之一；生活中虽无现存原型可资模拟，但按生活逻辑和艺术观照推原可能怎样怎样，借助个象综合和虚构想像作出形象表现，亦为途径之一；而在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当中均无迹可寻，且常人连想像都想像不到的人和事，同样也可以全凭虚构加以具象映现，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甚至比真还真！诸如此类的范式或境界并无高下优劣的必然指向，然而不拘一格，多一些选择，毕竟有助于多样化创新。在这一点上，如果说阿蛮的《依仁巷》基本应算真实再现型小说，那么，这部作品就是我们还见得不太多的具象映现型小说了。原本无人知晓的巴人兴族原生态故事，被他写得叫人不能不信就是那一个样子，而且充盈着美的魅力，《解手》的确给我们提供了文本探索的又一个实例。假如我们的小说

家都多一点创新的自觉性，把创作之“手”解放得更充分一些，
我们的阅读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2005年初夏于重庆淡水轩

(序言作者系著名学者、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序

杨金帮

一、读小说的惊喜

阿蛮向来是以写现实生活题材见长的。如今他忽然踏进历史文学领域，为我们捧出一部新作《解手》，是另辟蹊径，还是误入歧途？不免令很多喜欢阿蛮作品的读者为他捏了一把汗。直到读了小说全稿文本后，心中总算放下了一块石头，而且还收获了一份惊喜。这份惊喜不仅在于作者写了这样一部作品，对他自己的创作实现了一次超越，还在于重庆出版社和先期发表该作的《红岩》文学杂志给了我们一次适时的感动。有鉴于当今文坛（以至影视）充满急功近利的喧嚣，热闹有余而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甚至反历史主义反人道主义占据很大地盘的现状，出版社和杂志同时眼光独到地推出这部看似离开当下生活热点，而实际却充满了历史文化反思与现实人文关怀的作品，我们的感动便油然而生。

《解手》的故事很奇特。它以中国西南民间神话传说和民俗



生活为解说对象，时空跨度跳跃4 000年。小说主要讲述了第一代巴人首领后照小时候的两次奇特经历——因杀蟒而触犯部落信仰禁忌险被当做牺牲祭神，逃脱后又引来洪水帮助自己的部落战胜七巫联盟的侵犯，以及他成年后找到并开发与部落发展生死攸关的盐泉，并最终联合巫巴山区各部落组成中国南方第一个部落联盟的故事。故事并不复杂，而那些既有生活基础又充满了神奇想像的画面却引得我彻夜通读，彻夜无眠。释卷后，我脑海里还久久翻腾着来自远古的呐喊，这是巴人人文先祖的一曲英雄史诗呵。

是的，从风格上讲，《解手》犹如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史诗糅合了神话、传说、史实，构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小说把巫巴的历史传说、史实考证，甚至神话素材，串起成一个庞大的叙事。而且厚重的文化积淀被消化重构得浑然天成，不见斧凿痕迹。

“史家追求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我想，既然史学也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入情合理”的“以揣以摩”，那么，作家创作历史小说时，对历史记载进行艺术调节和审美加工，运用“虚构”方法，不也是与历史事实“不尽同而可相通”吗？而且，他们应具有更大自由度。

伏羲、简狄、契、共工、咸鸟、乘厘、夏后启、孟涂、走婚、母系氏族部落……阿蛮对一系列历史传说元素作了合乎情理的重构，作了典型化处理，“不尽同而可相通”，这正是体现了

历史的真实。所以，我们可以说，《解手》——这就是我们巴人先祖的英雄诗，这也是我们巴人先祖的英雄史。

当前文艺园地里，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可说汗牛充栋，为何阿蛮的这部小说能脱颖而出，特立独行？我想结合当今历史题材文艺领地里发生的种种现象，略加比对评点。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两点上，作者对题材的把握和表现颇见功力与创意。一是文与史的协调上，一是古与今的视角上。

二、关于文史协调

尽管“写作历史剧对历史事实既有删减就必须有所增益，因此就要有虚构，为了更集中，更典型化，虚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有对历史事实有了透彻的认识、分析之后，虚构起来方能自由，所以虚构也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文艺评论家张庚）。也即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一点上，阿蛮的把握就很好。主要表现在，尽管书中人物与情节是虚构的，但却是在古代文化结构框架制约下的虚构。

学界通常把文化结构划分为四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生活方式层面、观念层面。这四个层面在小说《解手》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表现，给读者展示了一幅远古传统文化的清明上河图。读者可从中了解古代巴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态。

在作品中，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生活方式层面，作为作品中人物生存的背景与依托，看似描写琐碎、枝节，却是构成小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必不可少的一环，稍有出入，便予人失实之感，从而减少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而这部小说所涉及的中国西南地区部落时代的饮食、服饰、工具、建筑、制度、礼仪、风俗，



却是详加考证，事出有据的。我们完全可以从诸如野猪肉与鱼干、鹿皮袍与筒裙、猎棒与石刀、山洞与干阑屋、图腾柱与祭祀广场等等想像到更多的远古生活。作为文学作品，阿蛮这部小说描写这些文化现象，有利于烘托一种历史氛围与文化韵味，将远古时代风貌凸现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穿越时空隧道，与人物在同一情境中进行沟通交流。

此外，小说对传统文化现象的细节复活，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也产生了暗合。拥有一定历史文化知识的读者，可以从作品中的情境，获得有别于史书逻辑概念式叙述的直观、形象的审美意象。历史知识较少的读者，又正好形成某种心理空白，有待阅读来填充。这一期待与文本形象就产生了审美距离，使读者感受到新异感神秘感。

而冷眼旁观当今流行一时的“戏说”类历史文艺作品，它们在“平民化”、“娱乐性”旗号下，用真名，说假事。在历史的饰框里，装进的是现代市井生活的思想情感风俗习惯，尽管这些人穿上了古代人的服装。除了人物名称与场景用语是古代的，整个文化结构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生活方式层面，与古代社会相去甚远。而且创作态度轻率，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读者，缺少了对读者对社会的起码的责任心，可谓糟踏历史，误导读者，完全是一种病态文化。

为何会如此？众所周知，“画鬼容易画虎难”。用历史真名，贩子虚乌有，要轻松愉快得多，也是用最少的投入，换来最大的收益。而像阿蛮这样认真写作，史海苦觅，披阅数载，几易其稿，是那些急功近利的“聪明人”所不取的。

“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同时又必须进行必要的文学虚构。



没有根据的虚构，就超出了历史剧的范围，没有虚构的历史，就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焦菊隐）。易言之，历史真实犹如骨骼，文学虚构犹如血肉，二者缺一不可。“戏说”类历史文艺作品，只是一堆没有骨头的肉。

小说《解手》是有骨头有肉的。它的情节虚构，就经得起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拷问。如崽儿后照受刑时，鹰的神秘出现，转变了人物命运；再如崽儿后照与鱼姑寻找盐泉时，鹿的神秘的引路。这些引导故事发展的情节，不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却是可以偶然出现的现象，而这就够了。情节构思上的“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方为生花妙笔。此外，阿蛮采用传统小说技巧，有曲折紧张的情节，符合大众审美习惯。再如对性爱的诗意化描写，对战争场面的绘声绘色，对青年人冒险心理的细致刻画等等，读来都引人入胜，也铺就了它成功之路的阶梯。

三、再说古今视角

时下一些所谓历史正剧，倒是避免了“戏说”类作品的通病，对古代社会的文化结构，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生活方式层面，观念层面的描摹相对真实，也比较到位。然而糟糕之处亦在此，作者是从古代观念层面的视角诠释古代生活。剧中生活是老的，不错。但眼光也是老的——三纲五常，忠君思想。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封建专制皇权意识的圈套，让现代人看进去，出不来，被套住了脖子。

当今很多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帝王将相成了反复歌颂的主角，倒也迎合了部分观众群体的需求——看到自己所不了解的陌生新奇生活领域，想拥有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即通过艺术欣赏

获得一种精神满足（满足对封建权力运作的知情权，满足富贵梦想）。

但是必须看到，对于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权力及苛政，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多持批判态度。所以形成一种同情平民疾苦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到孟子的“民之倒悬”说，再到杜甫的“三吏”、“三别”和《水浒传》与《红楼梦》的严肃批判。更不必说当代民主法制理念对封建专制观念的涤荡了。

而时下流行的某些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却往往对批判专制苛政传统美学观念视而不见，反倒站在封建文化结构中的主流观念，即皇权意识三纲五常的立场上来重新解读帝制时代，重树帝王辉煌形象。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

正确的做法是：如实反映古代文化结构的四个层面，包括观念层面，再用当代文明的眼光加以诠释。借用新闻学上的术语，要有真实的新闻报道，还要加上正确的新闻解释。文学作品，也存在这种题材与角度的关系。这就要求作者首先是个合格的思想者，然后再是个合格的文学作者。

小说《解手》在这点上，即使不说是做得最好，也可以说是做得挺好。例如，小说以现代视角切入，描写了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男女平等的萌芽状况。以后照祖母为代表的女性部落首领，这个古代智者的种种作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其值得歌颂和效法的方面。再如崽儿后照和鱼姑的恋爱故事，以及祖母与牛部落首领断指那惊天地泣鬼神般的伟大性爱。这些现象既表现了古代部落社会的真实生活，也寄予着当代文明人类永远向往的精神自由。作品借主人公后照的言行表达出

来的，对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生活的向往，都无不体现着作者超越现实生活局限的浪漫主义理想。

还有，《解手》从赞赏角度切入，描写了古代社会的氏族民主制，众人议事，票决通过等等。这既是古代史实，也暗合了当今民主法制的历史大趋势。小说特意撷取了古代社会这一串生活明珠，从此入手，敷演成文，有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家们拿起笔，呼吁回到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从古人那儿汲取营养，为现实中民主进步增添力量源泉。也有如书中鱼姑和崽儿寻到一眼盐泉，为部落民众补充营养。

从蛇部落首领祖母选择接班人时所出的三个考题上，我们也能看出作品大匠不工的深意。与崽儿后照竞争首领的是他的舅舅老拐。老拐对三个考题的回答很传统，甚至是很经典，却了无新意。而崽儿后照的回答则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读来不禁令人会心一笑。此段言简意赅，不妨摘引一下：

祖母问：天下什么东西是圆的，什么东西是方的？

崽儿回答：聪明人脑壳是圆的，傻子脑壳是方的。

我的解读：其实表达的是要有改革意识，即今天说的与时俱进，不可墨守成规。

祖母问：这里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北方也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天下到底有几个太阳几个月亮？

崽儿回答：北方和我们这儿，都是同一个太阳同一个月亮。

我的解读：其实表达的是要有开放意识，即今天说的走进世界，与国际接轨。

祖母问：当首领要带领部落迎接挑战，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崽儿回答：男女搭配，打仗干活都不累。

